

文化视点

宋庄将建

全国最大艺术品交易中心

据北京日报,说起城市副中心的宋庄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画家村”。近年来,这里会集了超过2000位绘画、书法等领域的原创艺术家,是国内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画家村落。依托这一文化资源,一座定位为“全国最大艺术品交易中心”的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落户宋庄。记者从项目运营方——北京文投集团旗下文化置业获悉,艺术品交易中心项目已于今年6月开工,目前正在进行基础施工,预计2023年建成。

该项目距离宋庄文化艺术园区仅500余米,南邻京榆旧线,南望通燕高速,西侧为六环高速公路,交通便利。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3.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16.5万平方米。

项目的一大亮点是建设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艺博会)永久会址。艺博会会址总建筑面积达1.84万平方米,展会期间,还可拓展周边绿地空间2万平方米用于展会活动。展会期间,会址将作为艺术品展览展示、拍卖、宣传、推介、演出、庆典、培训等活动场所使用,打造国际级别重要艺术盛会和多层次艺术消费平台。

去年全国旅行社

营业收入7103.38亿元

据经济日报,近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公布《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明确,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国旅行社总数为38943家(按2019年第四季度旅行社数量计算),比2018年增长8.17%,2019年度全国旅行社营业收入7103.38亿元。

《报告》显示,除云南省旅行社数量减少,减幅为7.22%外,其余31个地区旅行社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增幅最大的新疆为33.33%。2019年度全国旅行社营业收入7103.38亿元,营业成本6512.90亿元,营业利润32.10亿元,利润总额43.28亿元。其中,2019年度全国旅行社入境旅游营业收入269.20亿元,占全国旅行社旅游业务营业收入总量的5.21%;入境旅游业务利润为20.19亿元,占全国旅行社旅游业务利润总额的8.66%。

《报告》指出,全国旅行社直接从业人员415941人。此外,截至2019年12月31日,旅行社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地区依次为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山东、上海、辽宁、河北、安徽、湖北,上述地区旅行社数量占全国旅行社总量的57.05%。

现实题材网络文学

如何实现精品化

据光明日报,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如何才能“叫好又叫座”?现实题材创作精品化还要迈过几道坎?日前,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议暨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内蒙古赤峰召开,与会人士围绕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难题和出路展开研讨和交流。

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权建议,现实题材创作要从题材选择走向“价值及物”。网络作家选择现实题材不只是盯住某种书写对象和生活素材,而是要选择一种价值立场,一种评判生活的责任和干预生活的态度,以增强作品的人间烟火气与时代感和力,表现时代的核心价值,否则就将流于一种外在于作者生命的技能活动、一种谋生的“赶场”。

“半生生活活生生,动笔未免免动情。”这是作家高晓声文学创作的一句箴言,欧阳友权认为同样适用于网络文学。“网络作家应有对于书写对象的‘过命性’体验,拥有与现实生活相匹配的伦理与美学,没有越过生活体验这道‘铁门槛’,没有承受过生命的沉重与苦痛,没有与生活真相相匹配的伦理与美学,笔下的所谓‘现实题材’终究会隔着一层。那些‘在场’却不‘在地’的现实题材创作有可能滑向‘伪现实主义’。”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员肖惊鸿建议,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基本理论和创作实践也需进一步厘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经验,立足新时代,抓住新机遇,投身新发展,不断探索现实题材创作的表现手法和审美范式。

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推出

智识人文文学科通识丛书

据新华网,一部可通过互联网在线教育学习的智识人文文学科通识课程——“人文·智识·进化”丛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据介绍,长期以来,国内人文通识课程单薄。随着互联网在线教育的快速发展,原有通识课程的短缺和互联网在线教育人文课程的空白问题日益显著。“人文·智识·进化”丛书将邀请全国100多名高校人文社科带头人,对已有的人文知识进行通识化整合,智识化提升,为读者提供优质的内容资源,并通过独立的人文在线平台向全世界进行在线教育。该套丛书还将陆续开发多语种推广。

据出版社方介绍,该套丛书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多个学科,第一辑已确定近三十本,可以满足30多个单元的教学需要;第二辑完成后,将达到近六十本的规模,从而实现60个单元的人文文学科课程。今年下半年,出版社将最先推出由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教授叶舒宪开设的《世界神话鉴赏》课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开设的《文化考古学》课程等品牌系列课程。(□记者 刘一颗 整理)

既考虑了“颜值”,又增强了抵御灾害的“实力”——

古代济南的防汛智慧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叶楠楠

眼下仍值汛期,排洪防汛、治理内涝是紧要大事。自古以来,洪灾就是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古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一直想方设法治理水患,积累了丰富的抗洪经验,有些理念、方法甚至到今天也值得我们借鉴。古时的济南,在防洪排涝方面,就颇为用心,极尽巧思。

抗洪传说传递治水决心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古代城市大多建在靠近山川和河流的地方,济南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座古城的名字,就是取“济水之南”的意思,其“与水结缘”的DNA实在显而易见。一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描绘了当地旖旎的风光,也道出了济南作为风水宝地群山环绕、河流淌过的天然地理优势。

然而,这种“依山、傍水、抱泉”的地貌也使济南面临着严峻的防洪形势。南依泰山,北跨黄河,地处鲁中南丘陵与鲁西北冲积平原交接带上的济南城,这样的地理位置,直到当下,依然面临不小的防洪压力。2016年7月印发的《济南市城市防洪应急预案》也写得明确:“济南市市区地势东西狭长,南高北低,南部坡度较大,二环东路从旅游路至小清河段长度7.5公里,高差132米;舜耕路从二环南路至经七路长度5.3公里,高差105米;英雄山路从二环南路至北园大街长度10公里,高差95米。南北落差较大,在突发、历时短、降雨量集中的情况下,极易形成类似山洪的街道洪水。”

各位老师可别忘了,咱泉城还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供水的便利,也要求当地人须及时排泄疏导,避免城区出现大面积积水。因此老济南人在抗洪防汛方面颇为用心,也展现出高超的智慧。

首先要说,古时候的济南人,就有战胜洪水的希冀和信心。从古老的传说中,我们就能读到那份决心。比如“大禹伏龙”,相传在大禹治水时,历山脚下是一片汪洋。水底有条恶龙作怪,大禹便将济、泲二水疏通,洪水排尽,孽龙无处藏身,跃身向东窜去。大禹追不舍,恶龙钻进城东山上的石洞,禹上前擒捉,那龙长啸一声,破山而出。大禹追至山洞(即今日回龙洞,在浆水泉风景区),终于制服孽龙。那龙穿越时出现的洞,后人便称为龙洞。那座山也因此得名龙洞山,又叫禹登山。

再比如“井中锁蛟”。相传大舜时东海有一条“蛟”,名叫巫支祁(无支祁)。此龙身长百尺,青鳃白额,金目雪牙,摇头晃尾,朝思暮想要当天下的首领,多次找舜要求均被严厉拒绝。舜选大禹为首领,巫支祁恨在心,全力以禹为敌。他令东海鱼鳖一起出动发大水,淹没村庄,淹没历山。大禹带领百姓日夜治水,怀揣照妖镜,身带定海针,手挽降魔铁索,乘木筏在风浪中与巫支祁搏斗,用铁链将其穿鼻锁颈,投入了舜井。巫支祁不甘心:“什么时候放我出来?”禹说:“等到铁树开花。”自此,济南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



其实,“锁龙井”在我国多地都有,传说也是各式各样。即便济南的“舜井锁蛟”,也有其他版本。不过,它的意义不在于真实,而在于反映出人们坚定的治水决心,表达了人们与大自然和平相处的美好期许。

芙蓉街发现古水渠残留

当然,古时的济南人治水,并非仅嘴上说说,而是充分付诸实践,并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完善。

据考,济南古城的排水系统堪称先进。济南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为这点点赞。原来,2018年芙蓉街提升改造时,考古专家们发现了古水渠残留,还有两条暗渠,明确这里有“从芙蓉街泉群经由梯云溪”“从王府池子经由马市街”两股水流,先入泮池,再经玉带河流入曲水亭街,最终奔向大明湖,这下子,此处的排水线路变得愈加立体又明晰。考古人员还在芙蓉街中段、北段的路两侧,分别发现古水槽,考证出老城的双水道排水系统科学合理。“这既能做泉水通道,又方便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呈现泉水人家的美好图景。如果遇到暴雨、洪水,更能迅速将积水排出。”李铭说。既考虑了“颜值”,又增强了抵御灾害的“实力”,这设计令人啧啧称奇。

前几年在宽厚所街发掘的明代宁阳王府(下图),排水也非常到位。李铭还专门作了研究阐述——其排水系统由房屋前后的散水、凹面形或凹槽形的明渠式水道、覆盖石板的暗渠式水道、院墙上砌出的排水口共同组成。考古人员在宁阳王府清理出10条暗渠,总长达400多米,宽度约60厘米,高

度在60厘米至80厘米之间,与现代的城市地下排水管的口径相差无几。王府南高北低,中间高两侧低的地势使绝大部分水最终被汇聚到北部贴近东、西院墙内侧的两条主下水道内,通过北院墙东、西两端的主排水口流出王府,排到北部的低洼地带。排水口较为宽大,建造者还在墙内通道中竖立了三根方形石柱,它们既可以起到承重上部墙体的作用,又能阻止外人从排水口进出,是一种有效的防盗措施。建造者还特意在南院墙上直接砌出排水孔,解决王府最南部远离主排水口的问题。”这套完整的排水体系,充分利用地势的落差,明暗渠结合,立体架构,证明其在建造之前也经过了科学合理的设计。”李铭认为。

而就着地势,很多街道也成了天然的排水道。李铭说,古时济南城内只有一条东西方向的西门大街,就是现在的泉城路。古城内与泉城路相连的南北向街道都是南高北低,高度差大约是30度,且下有沟渠,实现上下两层都可泄水,可以更大程度地向北排水。

另外,老济南城的蓄水面积也非常大,实力与颜值兼备的大明湖(上图)功不可没,正如明代诗人王象春所感叹“湖在城中,宇内所无;异在恒雨不涨,久旱不涸。”大明湖就好似个“中转站”,城内的水流进护城河,在这里汇集。有史料记载,古时的大明湖称历下波或历水波,南至濯缨湖,北至鹊山和华不注山。这使得济南城的单位蓄水量相当之大。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曾巩任齐州(即今济南)知州时,为防御水患,修建了北水门,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旱时提闸蓄水,涝了就放闸泄水,工程也引湖水入

小清河,使得湖水经年水位恒定,并在沿湖修建亭、台、堤、桥,使之渐成游览景观,环境美不胜收。

治水防洪,古代济南人还有一道防线,便是“城防”。这一战略针对的是来自济南城外部的洪水侵袭,主要指发源于泰山山脉的山洪。从汉代起老济南人便开始不断修筑、加固城墙,以便起到隔绝山洪侵入城内的作用,从汉代土城墙升级换代到明清时期牢固的砖砌城墙,而且古代济南人还拥有较为高超的城墙建筑技术,通过特殊的处理方式增强城墙防洪能力,例如宋代在城墙地基处插入木桩,明清时期在城墙基础部分使用内外多层石材,来达到坚固城墙的目的。老济南人又在内外两道城墙开挖护城河道,使其成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也是关键的泄洪分流通道。看来,在泄洪这件事上,古人想得已经相当全面。

低调的“梯云溪”

说起在济南治理水患的历史名人,就不得不提明代太守沈华东,他主持开凿了“梯云溪”。据明代崇祯年间刘勳撰写的《历乘》中记载:“芙蓉泉,韩观察宅,其水逶迤而北流至泮池,沈华东太守浚其渠,名曰‘梯云溪’”。清代诗人董芸在他的诗集《广齐音》中也提到了梯云溪。这条溪是从芙蓉泉直通到府学文庙泮池的泉溪。

据史料记载,梯云溪开凿于明万历庚子年,即1600年。但也有专家表示,这只是梯云溪被命名的时间,其存在时间至少要再早65年。当时,芙蓉街一带泉水众多,只关帝庙里就有武库泉、芙蓉泉和飞霜泉三处泉眼,还有南芙蓉泉、水芸泉、濯缨泉、腾蛟泉、起凤泉等诸泉。众泉汇流,风光秀丽非常。但在雨季丰水期泉水漫溢,经常淹没泉溪西边的民居、商铺,形成水患。沈华东任太守时,根据泉水流向,以芙蓉泉为始,开凿疏浚水道,把泉水引向北边不远的府学文庙的泮池中去。如此一来,既消除了水患,又使活水注入泮池,保持了泉水的清澈。在2009年重修关帝庙时发现的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碑刻《建醮三年圆满碑记》中就印证了这件事:“百年之武库、飞霜、芙蓉泉,北注泮宫。”泉溪流入文庙,象征了文人士子历经十年寒窗,一朝青云上直上,开仕途之路。有文献记载,清康熙初年,此地商贾云集。为了方便通行,梯云溪由明渠改为暗沟。随后经过时代变迁,岁月流转,梯云溪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它在老济南城防洪抗洪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时间转回当下,多少防汛工作人员奋战在岗位上,全力值守,确保万无一失——对承担济南市排水任务的市排水服务中心对泵站设施、设备进行了集中保养,确保其完好率在100%;今年汛期以来,济南市还对经齐路二环西路西、山大路花园路口、北园大街三孔桥等19处易积水的地点进行改造。发布紧急预警后,各部门均进入备战状态,小清河、护城河于汛期,小型水库、塘坝溢洪……让济南安全度汛,成了大家共同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在防汛抗洪中,科技防汛已成为利器。有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加持”,启用了“智慧水务”系统,济南市实现了科学精准防汛,汛期桥涵应急信号控制系统还可发布积水水位实时测值和设定报警阈值发布预警信息,为交通避险和内涝治理提供支持……

鉴往知来。治水防洪是千秋大计,是庞大而系统的工程,这条路任重而道远,需要下绣花功夫,需要常抓不懈,驰而不息。

青釉莲花尊“C位出道”33年感言

文物志 镇馆之宝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朱月宁 金慧

各位“粉丝”、路人夏安!我未有倾城之貌,又非出身豪门望族,无意苦争春,忝列群芳谱。我是青釉莲花尊(左图),微名见诸于《中国陶瓷史》,封面幸载于《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东卷》,出道33年至今,仍有“花瓶”的误会,今天和大家说说我的故事。

1982年春,要不是淄博市淄川区龙泉公社社员试图铲平那片俗称“乱岗子”的土丘,就不会把我从古墓遗梦中惊醒。如果没有醒来,就不会知道头顶那把铁锹堪堪落时,一位名叫蔡新生的社员挡在我身前,将我救下。见他拍胸作保,把我护至家中,我只恨口不能开,拜谢这位伯乐“救命之恩”。虽依着蔡家长辈们的偏见,我只能被存放

在猪圈里,但相较于命陨铁锹下,这实在已经好得太多。我祈盼忍辱负重的太史公加持,祈求同尝图圈之苦的周文王的庇佑,终于迎来了转机——专家给我正了名:青釉莲花尊,来自1400多年前的北齐,是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具有佛教意义的随葬品。看着大家漫卷文献喜欲狂,我明白,虽然我的主人已被历史模糊了身份,虽然我出身于偏安一隅的“陋室”,但我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了!

得知我是件国宝,蔡新生毫不犹豫将我捐献给了国家。1987年,国家文物局把我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我正式出道。近年来,只要一提起山东瓷器,我准上“热搜”,成了妥妥的C位。人们不禁疑惑:这“花瓶”到底有啥玄机?是因为保存完整?是59厘米的大个儿?还是集刻划、模印、堆塑等技法于一身的“颜值”?

不完全是!目前全国只发现了我的十几个“兄弟姐妹”,而我最大的“颜值”特色就是青釉和莲花纹饰:

我的上腹部堆塑一周俯莲瓣,遥相呼应着下腹部的两周仰莲瓣,莲花在佛教中是净无瑕秽的圣花,连同腹中部的两周被誉为“不死树”的忍冬花的纹饰,一起编织着轮回永生的

佛教浪漫。而青釉意义非凡。最初,原始瓷表面的“釉”采用胎泥加草木灰制成。后来工匠们创新地在“釉”中加入更成熟的釉灰“石灰”,它改善了草木灰釉的粗糙和疏松,铁元素在还原气氛中呈现出青色。清丽出尘的“青釉莲花”蔓生于动荡的南北朝,正是象征着人们对佛教的依恋和对岁月静好的企盼。可为何我能占据山东瓷器“C位”呢?那是因为在我所有“兄弟姐妹”中,只有我能追根溯源到烧制窑口。淄川寨里窑曾出土了北朝时期的青瓷碎片,通过比对胎质、釉色、纹饰,确定了寨里窑便是孕育我的温床。这一发现也为我家乡带来了荣耀——寨里窑址被认定为我国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址,揭开了北方烧瓷史最动人的序章。

“始于颜值,敬于内涵”是我出道以来的夙愿。虽然至今仍偶有“花瓶”的误会,但能有今天的际遇我已何其幸运!感恩淄博窑工,一千多年前,是你们采玉石为质、铸巧智为魂!感谢蔡新生,是他的卓越知识和长远目光救我于历史的夹缝!更要感恩的是,驻足于中国陶瓷琉璃馆的展窗前,每一个将我细细品赏、研究的人。淄博的窑火长达千年,我们还有很多故事,等你来听。

